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八十六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一

哀公名蔣定公之子母定姒以敬王二十六年即位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栢舉也在定四年里而裁裁設板築為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二丈夫屯夫兵也壘未成散令人屯守蔡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為壘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

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繫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閒而還使蔡徙都于江北汝水之南欲令近楚為私屬蔡于是乎請遷于吳楚還蔡人更叛楚就吳為明年蔡遷州來傳

隨屬楚不與會盟至是楚人德其免昭王於難列於諸侯故見經許既滅復見者楚封之也楚徙蔡於江汝之閒不書遷蔡實未遷也胡氏安國乃謂遷蔡而書圍見楚子復讎為可恕此大失春秋之旨入郢者吳也楚不能報吳而摟二三小國以釋

憾於蔡既已悖矣且楚誘殺蔡侯般而滅其國用隱太子拘蔡昭侯蔡之讎楚豈在入郢下豈蔡宜得報而楚獨不宜得報乎觀楚頻年滅頓滅胡何讎之復其志直欲蠶食小國不盡併諸侯不止耳而以復讎之說恕之誤矣

附錄

左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檇李役在定十四年夫椒杜注吳郡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通典包山一名夫椒即西洞庭山也在今江南吳縣西南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會稽杜注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

水經注古防山也周禮揚州之鎮在今浙江會稽縣東南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種越臣文種也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于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滅夏后相夏后相啟孫后相失國依于二斟復為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牧官之長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杜注梁國有虞縣今故虞城在河南虞城縣南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得不見殺也虞

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綸杜注虞邑今虞城縣東南有故綸城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諜候也使季杼誘豷豷澆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杜注澆國戈杜注豷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

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猶言天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吳姬姓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汙池為二十二年越入吳起本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郊牛下穀梁有角字

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傳 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備也春秋書郊終于此故于此備說郊之變變謂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于變之中又有言焉于災變之中又有可善而言者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展道雖盡所以備災之道不盡譏哀公不敬故致大變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不時之中有差別夏始承春方秋之末猶為可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在成十七年郊三卜禮也三卜即傳末以十二月上辛卜之說四卜非禮

也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五卜强也成十年五卜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故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已卜日成牲而傷之曰牛與未卜日未成牲之牛二者不同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災傷不復以郊怪復卜免之禮與其亡也寧有禮與其無卜寧嘗有卜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

然後左右之庀具也待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惟我所用不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曰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祭祀之牛繫焉然則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此弟子問穀梁子之詞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至郊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郊也十二月不道自前可知也至正月然後道則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郊言其變道盡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享者飲食之道

牲有變則改卜牛郊日已逼庀繫之禮雖小不備合時得禮用之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弟子以經不書而穀梁獨言之故復問也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志常事不書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

定公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禮釋凶服從吉則為不孝於親矧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

不敢入國門令在喪而蒇事則為不敬於天一舉而犯三不韙焉郊之失禮未有甚於此者也

附錄 左傳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五鹿杜注晉邑

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

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驚動）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草之生于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傳言吳不修德而修怨所以亡）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鉏曾孫鮮虞狄帥賤故不書棘蒲晉地今趙州城内有棘蒲社

前此齊衛伐晉夷儀河内皆不書諸侯猶有所忌未成乎伐也至是晉益衰無異於列國齊衛遂連兵伐之春秋特書以著霸統之絶也王道盡而霸統復亡世變於是窮矣

附録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唯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

贖知身死不見贖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過再宿曰次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鄣澤曰陂積水曰池宿有妃嬙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為二十二年越滅吳張本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之事魯至矣前年邾子來奔喪今逾年而遽伐之蓋魯之彊臣利取邾田不復知有禮義也

附録左傳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討范中行氏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書盟止此句繹杜注邾地應在今山東鄒縣境

左傳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 絞杜注邾邑當在今滕縣境 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穀梁傳 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 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 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

也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

邾自昭公時愬魯於晉叔孫季孫見執令晉失霸邾子懼比來朝會三卿猶以為憾帥師伐取其田不復盟以要之三子皆書不舉重者各將其兵政不自公出也三人伐而二人盟穀梁以為各盟其所得也莫彊於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志在滅邾二田不足充其欲又以昭公伐意如陽虎因桓子皆賴叔仲之救故以田歸二家使與邾盟以示已不屑

與且包藏禍心欲復圖其國而未肯盟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靈公子郢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奔無大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也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見周禮司士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且不同且君沒于吾手言公沒時已在左右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

子輒在輒蒯聵之子出公也靈公適孫乃立輒

滕子來朝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戚在河東是時晉軍已渡河師夜行失道陽虎憶渡處在戚之北河既北流據水所向則東為右故欲出河右而南行也使大子絻絻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欲為衛人逆故衰絰成服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

不得有父也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蒯聵之出與納春秋再以世子書則知蒯聵為無辜而被此名以出故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書納于戚見為輒所拒而不得入於衛也程子謂縱令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

不得背父而不與其國為輒計者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穀梁尊王父之說非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公羊作栗又作秩杜注鐵丘名在戚城南今直隸開州北有戚城其南為王合里即鐵丘也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子般駟弘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兵車以示衆罕

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于是乎會之會合戰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兆不成樂丁曰樂丁晉大夫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詩大雅言先人事而後卜筮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諮詢也故兆始納衛大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

郡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去廝役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改名也言已事齊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素車樸馬以載柩無入于兆兆葬域下卿之罰也為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郵無恤王良也衛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

死于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于牖下言得壽終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麇之麇束縛也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痁瘧疾也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蒯聵襄公之孫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釋君助臣為從亂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簡子名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戎右持矛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以祈禱鄭人擊簡子

中肩斃于車中斃踣也獲其蝥旗蝥旗旗名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趙孟簡子傅傁曰傅傁簡子屬也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尨范氏臣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得尨以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蝥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

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弢弓衣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為上大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止使不絕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材横木明細小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

春秋舍齊秦楚外無與晉戰者蓋無能與晉敵也今以蕞爾之鄭而趙鞅師師與戰幸而勝之其衰甚矣書及所以辨主客皆言師師其衆敵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書遷止此

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洩庸吳大夫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言不時遷者將遷與先君辭故哭駟之為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州來滅於吳蔡之徙此實吳人遷之而經以自遷為文者楚既疆蔡蔡背楚請遷於吳而中悔及其事急又委罪執政謀之不臧誰之咎也故經以自

遷為文而殺公子騆則書大夫而稱國見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而不以其罪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中山鮮虞

公羊傳 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 靈公者蒯聵之父 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 拒之者為靈公命故 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

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蒯聵命辭靈公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重本尊統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穀梁傳　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子有父者戚繫衛則為大夫屬于衛）主兵者衛也而齊助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

故惡其不義以為兵首所以深罪其黨惡而訓天下後世討亂賊之法也戚不書衛承前納衛世子蒯聵之文也其義與圍宋彭城異者彭城已披於楚故還繫之宋戚衛地而衛世子居之何用復書衛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宫名）火踰公宫桓僖災（桓公僖公

廟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于君者也曰庀女而不在死庀具也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子服何也宰人冢宰之屬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四四相從為駕之易以脂膏轄為行之易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慎為備濟濡帷幕鬱攸從之濡物于水出用為濟鬱攸火氣也從之為備蒙葺公屋以濡物冒覆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助所不給有不用命

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備緩急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象魏門闕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槐富父終生之後瀋汁也言不備而責辦不可得于是乎去表之稾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稾積道還公宮開除道周匝公宮使火無相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

公羊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

立據立武宮言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于哀公時立即于哀公時災既書災則立可見故得省文何以不言及據雉門及兩觀敵也親過高祖親疎敵等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解經不言及僖由我言之則一也遠祖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

桓僖親盡而宮存者蓋季氏出於桓立於僖世專國政隆其私恩而不毀焉耳不書及二宮分明且祖無尊卑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羊作開啓陽本鄅國後屬魯杜注琅琊開陽縣今山東沂州北有故城

啓陽故鄅國昭十八年邾人襲鄅鄅子從帑于邾其地在邾東鄅近費魯既取鄟東沂西田因奪而城之懼其難故以師季氏以叔孫附已故與同城而地則季氏得之

宋樂髡帥師伐曹

曹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有亂故且從齊盟未

暇致討今聞齊景耄而無畏於齊故修曹之怨也

附録左傳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萇弘事劉文公為之屬大夫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終違天之禍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敕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季孫卒康子即位既

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辟位也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獵蓋駟之黨蔡實背楚廷吳以自啟釁而委之罪故不去其官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子已受盟于句繹今踰年而復圍之其棄信肆虐甚矣

附錄左傳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荀寅伐其郛（伐其北郭圍）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使在外救已之徒擊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內攻得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二月公羊作三月殺公羊穀梁作弑

左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懸也蓋楚言公孫翩逐而射之翩蔡大夫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翩以矢自守其門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鍇蔡大夫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並行如牆俱進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即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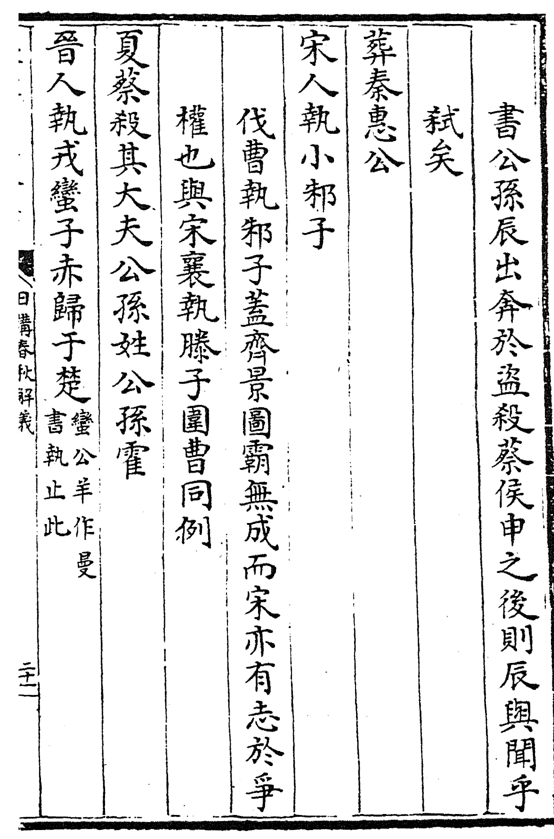
公羊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據宋人弑其君處臼稱人賤乎賤者也賤于稱人者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蔡侯

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戒

穀梁傳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以上下道道者若衛祝吁弒其君完之類是直稱盜不在人倫之序內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道道也襄七年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故曰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是不以弒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區夫是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定八年陽貨取寶玉大弓是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即殺蔡侯申者是稱盜稱殺竊發而未得其主名也左氏以弒蔡侯

為公孫翩既得其主名翩雖賤亦當從齊邴歜閻職弑商人之例而書人書弑則其說未可據也國君行則師從居有兵衛而為盜所殺見蔡之無臣子也不言君盜不得君其君也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弑其與閽弑吳子異者閽則有主名而食庶人在官者之禄也宣十七年書蔡侯申卒而此復書蔡侯申蓋傳寫之誤

蔡公孫辰出奔吳



書公孫辰出奔於盜殺蔡侯申之後則辰與聞乎弑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伐曹執邾子蓋齊景圖霸無成而宋亦有志於爭權也與宋襄執滕子圍曹同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羊作曼 書執止此

左傳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為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負函繒關杜注皆楚地負函當在今信陽州境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馬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一昔一夜也僞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霍杜注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大夫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杜注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眅也豐析杜注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今河南淅川縣及內鄉縣之西北

境皆析地也豐鄉城在淅川縣西南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菟和杜注山在上雒東今陝西商州東有菟和山右師軍于倉野倉野杜注在上雒縣今商州東南有倉野聚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命大夫別縣監尹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少習杜注商縣武關也今武關在商州東少習山下言將開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蠻子且將為之卜卜城蠻子聽卜遂

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三戶杜注丹水縣北有三戶亭今三戶城在淅川縣西南司馬致邑立宗馬以誘其遺民楚復詐為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

公羊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據執曹伯畀宋人不言于宋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晉人執戎曼子歸于楚若不書戎曼子名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

霸主執列國之君歸於京師正也今執而與楚宜從執曹伯畀宋人之例乃與歸于京師同文以著

世變見情實晉與天下諸侯皆有罪焉耳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作蒲）

公羊傳 蒲社者何（據鼓用牲于社不言蒲）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封土為社 其言災何（據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為有國者戒）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 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亳即殷也殷都亳故謂之亳）亡

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立亳社于廟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記曰喪國之社屋之武王克商班其社於諸侯使為鑒戒屋之故有災據左氏七年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則新作亳社之屋可知矣不書者以其當作故不志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附錄

左傳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陳乞僖子弦施弦多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臨杜注晉邑今直隸臨城縣東有故城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逆稷納之他邑以臨險固故毀之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八邑杜注晉地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鄗即高邑縣也潞縣東有壺口關今直隸欒城縣及趙州北境皆古欒邑地柏鄉縣北故城鎮即故鄗城地逆時水經注謂之曲逆水今曲逆故城在完縣東南壺口關在山西黎城縣東北大行山口會鮮虞納荀

寅于柏人柏人杜注晉邑趙國柏人縣今直隸唐山縣西有故城

五年春城毗毗公羊作比又作芘

夏齊侯伐宋

定十四年齊與宋會洮至此忽伐之者齊方挾諸侯以伐晉而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欲與爭霸故討之然景公内實不能正其國而惟力是競是以鄭衛魯宋雖從之而不心服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為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僭不信也遂死于柏人為吉射距晉伐死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是時齊方弱晉而列國諸侯堅於黨齊者衛鄭耳

荀寅士吉射乃趙鞅之讎衛實庇之鞅度齊兵力彊盛未可與爭寅射附衛未可猝動於是計納蒯聵以為衛主故為之伐衛前此晉師皆書侵此獨書伐者趙鞅欲釋私憾故用大師而伐國圍邑志在必克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羊作處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姒景公妾荼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為大子

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閑于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于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惠子國夏昭子高張）寘羣公子于萊（萊杜注齊東鄙邑今山東黃縣東南有萊子城）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傳 閏不書此何以書據楚子昭卒不書閏 喪以閏數也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 喪曷為以閏數據卒不書閏 喪數畧也畧猶殺也以恩殺故並閏數

穀梁傳 不正其閏也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

凡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苟數閏則二年內已有二

十五月安得謂之三年且以閏數而書則崩薨卒葬凡有閏者皆宜書何獨書於此故知書閏者譏其以閏月葬失喪事不數之義也

附録左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子思子産子國參也詩大雅攸所也塈息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違詩商頌故受禍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八十七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二

哀公

六年春城邾瑕 瑕公羊作葭書城止此邾瑕杜注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在今山東濟寧州南

邾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不書取蓋未嘗取而彊城見魯之弱邾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昭十二年楚虔方熾而晉伐鮮虞十五年楚平初立布德於諸侯而荀吳再伐之定四年召陵罷會士鞅及衛孔圉會伐五年吳方入郢士鞅又伐之於是盡失諸侯此年復有趙鞅之師則晉霸之衰皆由諸大夫貪伐鮮虞以自封殖故也

吳伐陳

左傳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楚子曰吾先君與陳

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陳盟在昭十三年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偽事焉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偃蹇驕傲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疑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彼謂諸大夫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

禍矣言高國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牧鮑國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昭子高張惠子國夏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圉晏嬰之子圉施不書非卿

陳乞將立陽生故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弒

君之謀得遂矣故先書二卿之奔於弑君之前以著難所自作而國高不能衛上委君而逃之罪亦見矣

叔還會吳于柤

齊景既卒吳欲爭霸魯先往會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

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于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申子西結子期啟子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大冥杜注陳地在今河南項城縣境吳師所在也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從命許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

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馬也禜禳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

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夏書五子之歌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于不知大道故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夏書大禹謨言信出已則福亦在已

附錄　左傳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國黨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荼公羊作舍

左傳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僖子陳乞召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記事之次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子鉏與陽生同奔居魯南郭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畏在家人聞其

言故欲二人共戟以試馬為辭出萊門而告之故魯郭門也闞止知之先待諸外闞止陽生家臣子我也待外欲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簡公戒之遂行戒使無洩言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言陳氏得衆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于僖子家內子士母僖子妾與饋者皆入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

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點鮑牧臣也差車主車之官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

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悼公稽首曰（悼公陽生）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為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已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安孺子之號賴杜注齊邑）去鬻姒（荼之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也）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朱毛齊大夫）微子則不

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内有饑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夫言）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恐駘人不從故毛駐于野張帳而殺之駘杜注齊邑殳冒淳杜注地名路史殳成國一名冒澤實以冬殺經書秋者史書秋記始事遂連其死通以秋告魯）

公羊傳　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據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立書公子為諼也此其為諼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貴自專也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晉世子申生是也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為後當迎之合以為信防稱矯也奔不書者未立

為嗣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于諸寘也

齊人語也除景公之喪期而小祥服期者除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

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

薄陋無所有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諸大夫皆

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甲鎧

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

于中霤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色然驚駭

貌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闖出頭貌陳乞曰此君也已

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自是往弑舍

穀梁傳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已受命于景公而立故可言君入者内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先君已命立之于義可以拒之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陽生之入與小白書入同然小白之入齊無君陽生之入齊有君則不得與小白比繫陽生於齊者以上文無所蒙下不言歸不書齊陽生將不知其為何國公子非以其當有國而繫之齊也弑荼者朱毛得國者陽生曷為不以罪齊無知者罪陽生而歸獄於乞於是齊政由陳氏矣彼陽生者一亡公子而已乞不有無君之心則陽生何由而入荼何自而弑春秋明正其罪所以正首惡杜亂源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既城瑕則邾無所恃故明年遂有入邾之役此其始事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

宋連歲有事於曹意鄭為援而侵之左氏以為為晉故也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為晉討鄭乎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傳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夏公會吳于鄫鄫穀梁作繒

左傳 夏公會吳于鄫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在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

矣有常數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為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違周為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言放其凶疾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嚭吳大夫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蓋言君長大于道路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虛國盡行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

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荆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端委禮衣反自鄶以吳為無能為也棄禮知其不能霸也

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也

秋公伐邾八月巳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吳也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二德信與仁也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怪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古來已然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忿答大夫言不可不樂而出季孟意異佞直不同故罷饗秋伐邾及范門邾郭門也猶聞鐘聲邾不禦寇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言其近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言足以距魯成子以茅叛茅杜注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在今山東金鄉縣西北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掠取財物邾衆保于繹繹杜注邾山也在鄒縣北今嶧山一名邾嶧山在鄒縣東南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囚諸

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杜注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在今山東滋陽縣西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無君命故言自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馮依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辟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鄫衍即鄫也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于吳言其國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屬以

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伐我傳

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諱獲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惡其不能死社稷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非已內有從外來者曰來今魯侯身自以歸而曰來是外之也

三家欲併邾而使公主兵蓋迫於三子不得已也獲則三家享其利討則公受其惡春秋以諱不在公故直書而不避也不言滅明年魯歸邾子未能有其國也在外曰以歸在内曰以來内外之别也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桓謚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

于社宮社宮社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之無所謂公孫彊者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邗為明年入曹傳黍丘杜注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按下邑即今河南之夏邑縣亭在縣西

南揖丘當在今曹縣界大城當在今曹州界鍾當在今定陶縣界邢亦在定陶境內

列國無盟主諸侯擅侵伐更相吞噬書圍曹罪宋也自魯救晉後凡晉楚之救皆不書此書救曹以大國不能援而諸侯自相救為世道之窮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曹人詬之不行詬詈辱也不行殿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

公羊傳曹伯陽何以名絶曷為絶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

宋公滅曹而經書入先儒以為滅者亡國之善辭曹不書滅言自滅也考之春秋所書曹久困於宋非有大惡不幸而亡與諸國滅者無以異何獨文致其罪以為自滅或又以為曹亡春秋之終孔子至此不忍書滅此皆以私意穿鑿附會而不知其

於義無當也宋之入曹蓋取其地而不絶其祀故不以滅告觀孟子時有曹交為曹君之弟則戰國之世曹尚未亡如陳蔡許滅而復存之類耳

吳伐我書伐我始此

左傳吳為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輒故魯人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故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奔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

伐本國者則可逐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魯所因託則為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王問于子洩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與魯而四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初武城人或有因于

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鄫人亦僑田吳滋濁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鄫人教吳必可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善國人懼其為内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三邑杜注魯地東陽今名闗陽鎮在山東費縣西南又縣西有五梧城即古五梧也蠶室亦應在縣西北境公賔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

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幷析朱鉏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于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吳人行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

十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負載書將欲出盟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魯恐吳不信欲留景伯為質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吳人盟而還不書盟諱恥

前此書侵伐必言四鄙見魯之邊鄙猶有守禦之備也至是吳師直造國都則魯之四境藩屏蕩然而國不足為國矣

夏齊人取讙及闡闡公羊作僤後同杜注闡在東平剛縣北今山東寧陽縣本魯闡邑地故剛城在縣東北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率師伐我取讙及闡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

穀梁傳惡內也

凡内失邑不書自我與之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以為辭故致賂以說之不書伐兵未加也

附錄左傳或譖胡姬于齊侯胡姬景公妾六年以安孺子如賴者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姬故請師吳前為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

討之子餘大宰嚭因諸樓臺栫之以棘也栫擁使諸大夫奉

大子革以為政革邾大子桓公也為十年邾子來奔傳

穀梁傳益之名失國也于王法當絕故

先書吳伐我又書齊取二邑然後書歸邾子于邾則是畏吳懼齊不勝困挫而後歸之也

秋七月

附録左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賓如臧會子閭丘明嬰之子也盟不書畧之且逆季姬以歸嬖鮑

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為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故掘動羣公子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潞杜注齊邑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麇束縛也遂殺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左傳　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歸不言來者齊本取讙闡脅魯歸邾子今既聽命則齊遂所欲非以魯能改過遷善服其義而歸之也歸濟西田言我此不言我者濟西田不獨我有之而所歸獨吾故封讙與闡則無疑焉耳

九年春

附錄左傳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辭吳師）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為十年吳伐齊傳）

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杜注雍丘縣屬陳留郡今河南杞縣治

左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賸罕達也瑕武子之嬖請外取許之瑕請取于他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師每日遷舍作壘壍成輒徙舍合其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子姚武子賸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郟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柰何詐之也詐謂陷阱奇伏之類

穀梁傳 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以師之重而宋以易得之則鄭師將弱矣

取鄭師者掩襲而盡俘以歸也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春秋之末特書取師者二蓋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故甚其譎惡其盡謝氏所謂著其禍之大者是也

夏楚人伐陳

左傳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六年吴伐陳楚昭救之卒於城父不克而還陳以無援故即吴楚惠不念已之不能庇陳而憤其背已今年伐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終春秋之世陳困於楚弗克自振備書其事而楚人暴横不道之罪著矣

秋宋公伐鄭

左傳 宋公伐鄭報雍丘

宋自齊景之殁妄圖興霸前年以曹伯陽歸鄭不

能救今又取鄭師其志益驕以鄭為易與遂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偏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至十三年而喪師於嵒與雍丘之役得失相當蓋所自取也

附錄左傳秋吳城邗溝通江淮邗江注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廣陵邗江是也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史趙史墨史龜晉史晉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火師之後火

弱故伐利子商姓屬水故伐不利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言不可干炎帝為火師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滿不可游言其波流盛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伐人故以為有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泰之需䷄乾下坎上需泰六五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陰而得中類王

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為婚姻甥舅之國宋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卦故以為宋吉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冬十月

附錄左傳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終子貢之言

益先為魯所俘復之未幾而自失其國又來奔魯其不知恥甚矣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鄎杜注齊地邾郯不書兵并屬吳齊人弑悼公赴于師以說吳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徐承吳大夫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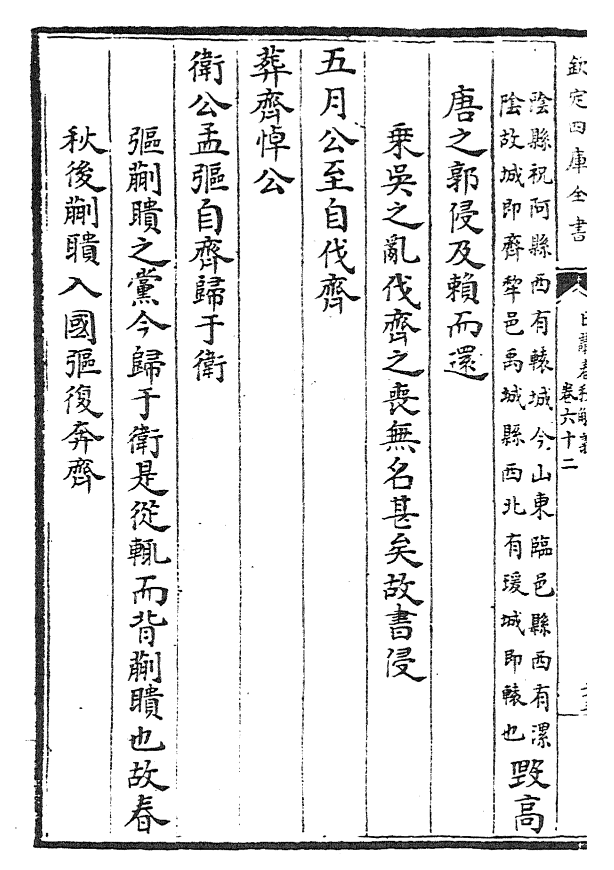
陽生之死傳書弑而經書卒杜氏預謂以疾赴以

事勢推之齊為大國其止吳師小嫌也齊人何至遽弒其君以說乎蓋當時以吳師在齊而悼公適斃遂以為弒耳傳如此類皆未可信信經可也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傳夏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侵以侵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于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敌今興兵事不再令再令瀆也卜不襲吉襲重也行也于是乎取犂及轅犂轅杜注犂一名隰濟南有隰



陰縣祝阿縣西有轑城今山東臨邑縣西有漯陰故城即齊犂邑禹城縣西北有瑗城即轑也　毀高

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乘吳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故書侵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彄蒯聵之黨今歸于衛是從輒而背蒯聵也故春

秋後蒯聵入國彄復奔齊

薛伯夷卒 夷公羊作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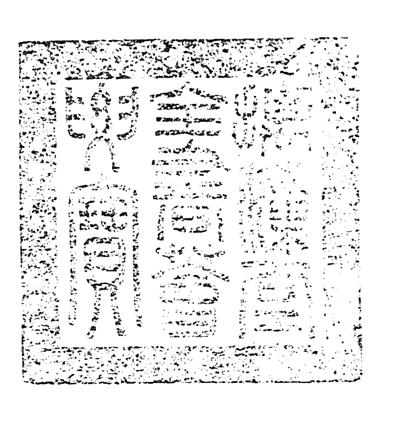
秋葬薛惠公

附錄左傳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伐齊未得志故為明年吳伐齊傳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書救止此

左傳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 二君吳楚 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陳之禍吳為之也吳不挾陳以從已則楚陳無釁何用救為書救著其志在爭諸侯非真有扶危恤患之義蓋與楚之救鄭同耳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陸思綬